

第二部

「国命纵横」

下卷

孙皓晖

著

孙皓晖 / 著

第二部

六国命纵横

下卷

大秦帝国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下卷目录

第八章 连横奇对

- 一 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 487
- 二 第一国王与第一丞相 506
- 三 匕首金窟黑冰台 524
- 四 衣锦荣归动洛阳 532
- 五 合纵阵脚在楚国松动 546

第九章 纵横初局

- 一 燕山幽谷 雄风及雨 576
- 二 怪诞说辞竟稳住了楚国 592
- 三 门客大盗开齐国僵局 600
- 四 积羽沉舟新谋略 615
- 五 媚上荒政杀无赦 621
- 六 联军总帐 春风得意 639

第十章 张仪风云

- 一 咸阳宫君臣合璧 655

二	六国联军的统帅部	661
三	河内大战 张仪偏师袭敖仓	673
四	大才机变修魏齐	688
五	张仪苏秦都祭出了古老的权谋	703
六	四阵三比 秦燕结盟	721

第十一章 郢都恩仇

一	张仪临危入楚	735
二	苏秦别情下楚国	739
三	明暗双管 张仪巧解第一难	744
四	点点渔火不同眠	757
五	张仪遭遇突然截杀	764
六	壮心酷烈走偏锋	772
七	秋风沙场今何堪国殇	779

第十二章 不宁不令

一	大义末路何茫然	786
二	苏秦陷进了烂泥塘	792
三	颠峰张仪又出错	805
四	新朋旧情尽路旁	816
五	将计就计邯郸策	820
六	相逢无由泯恩仇	829

第十三章 最后风暴

一	春申君星夜入临淄	843
二	逍遥峰的鼓盆随者	851

三	英雄之心 恩怨难曲	859
四	天齐渊波澜诡谲	867
五	东海之滨雷电生	880
六	冰雪铭心终难却	893
七	阴谋阳谋万象生	904

第十四章 百年一乱

一	关西大刀神	915
二	司马错讲述的军旅故事	921
三	秦惠王千古奇症	933
四	大星垂沧海	948
五	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	968
六	行与子还兮 我士也骄	974

第八章 连横奇对

一 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

六国合纵的消息传到咸阳，嬴驷君臣坐不住了。合纵六国，苏秦游说之初，秦国君臣虽说也很重视并尽快地采取了对应行动，但随着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秦国君臣们渐渐懈怠了。山东六国累世恩仇，相互间拼杀得不共戴天，他们能同心结盟么？认真说起来，山东六国中也就魏国是秦国的老冤家，除魏国之外，秦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都极为有限。近几年来，也就是夺取了山东六国以往进攻秦国的一些重要根基而已，细算起来，统共也就五六座城池、几百里土地。与魏国的攻赵攻韩、齐国两次痛击魏国、楚国夺取淮北等大战相比，都可说是战国之世的小争端。山东六国果真能泯灭他们之间的血海深仇，而共同对抗一个只不过收回了自己的河西故土、只不过夺取了他们几座关隘要塞的秦国？徇情推理，真是比登天还难。尤其是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突然在一个月內相继病逝，赵肃侯楚威王又都是病人膏肓的消息传来时，嬴驷君臣几乎已经认定，合纵只不过是苏秦与六国的一个梦幻而已！樗里疾争取齐国无功而返，嬴驷君臣本来还颇有压力，及至这时，却是已经轻松了。司马错提出了

一个大胆周密的谋划：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河东的野王、上党地区，斩断赵国燕国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而后相机蚕食攻灭两国！为此，嬴驷专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商，竟是君臣一致赞同。太傅嬴虔尤其慷慨激昂，坚持要“打生平最后一仗，否则死不瞑目！”嬴驷与司马错通融，只好让嬴虔做了前军主将，立即筹划奇袭河东——冬日用兵，打他个措手不及。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六国竟然合纵成功了！

嬴驷好容易耐住焦躁的心情，将合纵盟约并几份要件翻阅了一遍，翻完了心中却更是烦乱，铁青着脸在书房愣怔，竟是茫然无措。对于漂泊山野严酷磨炼近二十年的嬴驷来说，这种慌乱茫然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在郿县白庄的那个夜晚，要不是公父恰好赶来接他回咸阳，嬴驷肯定是永远地崩溃了。可是，这次不是那次，公父不会死而复生，又有谁能给他一条明路？嬴驷啊嬴驷，六国合纵可是比当年的六国分秦要严峻十倍不止，你当何以处之？当年的中原六国盟主是志大才疏的魏惠王，公父以柔克刚韬晦缩防便度过了险关，可今日纵约长是励精图治的楚威王，实际筹划推行者更是当世奇才苏秦，仅从建立六国联军看，他们的盟约便远非昔日的任何盟约可比，你却如何应对？妥协退让么？若六国趁势压来，岂非亡国之危？硬抗么？六国军力远胜秦国数倍，分而击之可也，以一对六只能自取其辱……

“禀报君上，太傅、上大夫、国尉联袂求见。”内侍连说了两遍。

“噢——”嬴驷恍然醒悟：真是昏了！如何一个人发蒙？“快快快，请他们进来。”

嬴虔、司马错、樗里疾三人匆匆大步进来，竟都是神色严峻。连寻常总是悠然微笑的樗里疾也铁着黑脸，鼓着腮帮，显然是咬牙切齿的样子。

“公伯、上大夫、国尉，请入座了。”嬴驷平静地笑着。

“此时不能示弱，照打不误！”嬴虔未曾落座便嚷了起来。虽

然戴着面纱，但粗重的喘息与颤抖的白发却无法掩饰他的激愤，“直娘贼！秦国被欺负得还不够么？夺我河西多少年？杀我秦人多少万？丢几座城池就要掐死老秦么？鸟！给我一道金令箭，嬴虔立马到陇西，征召十万精骑，杀他个落花流水！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嬴虔本是一等一的猛将，一通发作如同狮子怒吼，竟震得殿中轰响不断。

说也奇怪，嬴虔的一通怒吼叫骂仿佛是宣泄了每个人共有的愤懑，嬴驷三人的心绪竟是平静了许多：“公伯且请息怒，此事还当认真计较才是。”嬴驷声音很轻柔，充满了关切。

“君上，兵家相争，不得意气用事。”司马错神色肃然，一字一顿道，“臣以为，敌已有备，当立即停止奇袭河东之筹划。六国合纵既成，天下格局已是大变。如何应对？当一体计议，绝然不能逞一时之快而误大计。”

嬴虔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却只是不说话。他是个内明之人，素来欣赏铮铮硬汉，服有真见识的能才。司马错的耿耿直言他虽然大是不满，却也知道不能凭自己的一腔怒火行事，便兀自气呼呼地大喘。

“上大夫以为呢？”司马错一番话已使嬴驷悚然憬悟，他想仔细听听各种说法。

“三百年以来，秦国便是中原异物。”樗里疾少有地满面寒霜，“山东六国相互征战惨杀，远胜于与秦国之冲突。然则，从天下结盟共同对抗一国的怪事。而今六国合纵，表明中原战国自来便视秦国为蛮夷异类，必欲灭之而后快。秦国弱小，他们不放过。秦国强大，他们更不会放过。他们对秦国又蔑视，又憎恨，而今更是增加了恐惧。长远虑之，中原战国是秦国永远的死敌！无论秦国如何力图融入中原文明，中原都将视秦国为可怕鬼魅。”樗里疾喘息了片刻，转而平和道：“惟其如此，秦国已经面临立国三百年以来的最大危机，须对通盘大计一体权衡，与中原战国做长期周旋，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步踏错，秦国便有灭顶之

灾。”殿中气氛骤然凝重,狂躁消失了,压力却更为沉重了。

嬴驷轻叩书案:“时也势也,计将安出?”

良久沉默,樗里疾终于笑了笑:“君上,臣荐举一人,可通盘斡旋。”

“噢?快说!”嬴驷急迫,嬴虔与司马错也猛然一齐盯住了樗里疾。

“张仪。君上还记得否?”

“张仪?在哪里?”嬴驷说着便霍然站起。

“君上莫急,张仪已经在咸阳了。”樗里疾悠悠一语,嬴驷君臣三人却都是吃了一惊。嬴虔先急了:“你这个黑肥子,如此大事,也真能闷住!”樗里疾嘿嘿笑道:“性急煮不得好胶,张仪对秦国疑虑未消,得有个缓头呢。”“疑虑?”嬴驷困惑道,“秦国与张仪毫无恩怨瓜葛,比不得苏秦。再说,我等君臣对张仪追慕已非一日,诚心求贤,他有何疑虑?上大夫又如何得知?”樗里疾徐徐道:“君上不知,这张仪本是老魏人,对秦国最是偏执蔑视。当年苏秦选了入秦,张仪则宁可入魏入齐再入楚,也没有想到过来秦国,此其一。”“鸟!”嬴虔忍不住笑骂了一句,“山东士子老毛病,不足为奇。”樗里疾道:“张仪大挫,为母亲守陵三年。期间苏秦复出,发动合纵,方促张仪重新思谋出路。臣出使齐国时,苏秦曾对臣提及张仪,举荐张仪入秦。”

“如何?苏秦举荐过张仪?”这次是司马错惊讶了。

“不足为奇。”嬴驷微微一笑,“一个人天下无敌,也就快没有价值了。张仪呢?”

“张仪知道苏秦向秦国荐举了他,却没有立即动身入秦。然则,张仪又断然拒绝了不明势力的胁迫诱惑,拒绝前往别国。最后是白身入秦,住在咸阳静观。此间多有蹊跷,以臣之见,仍是张仪心存疑虑,要踏稳脚步,怕重蹈入楚覆辙。”

“直娘贼!”嬴虔粗重喘息着骂了一句,“老天磨才,也忒啰嗦了些。”

“既然如此，如何处置方为妥当？”嬴驷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要解此扣，须得稳住了神才是。”

“上大夫有计？”嬴驷笑了。

“君上稍候，臣谋划便是。”樗里疾神秘地嘿嘿一笑。

暮色降临，咸阳尚商坊便成了河汉般璀璨的不夜城。

虽说是一国君主，嬴驷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特殊的商区。他只熟悉咸阳的国人区，熟悉那里的肃穆凝重，熟悉那里的井然有序，虽然尚商坊早已经是名声大噪，嬴驷却从来不屑于光顾。在他想来，无非就是十里长街一片店铺，还能有甚？商鞅变法后一反秦国传统，大重工商，在嬴驷心目中，这也只是商君增加国赋的一条渠道而已，如同管仲大办绿街，将卖色卖身也纳入国家商贾征税一样。他没有想到，即位后尚商坊的赋税收入却是逐年猛增，上年竟然占到了国库总赋税的四成，一举超过了魏国齐国的商市赋税！嬴驷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经过樗里疾的一番条分缕析，嬴驷才悚然醒悟：百工商贾，在秦国已经变成了与农耕比肩而立的民生根基，已经变成了富国强兵不可或缺的栋梁行业。在农战立国的老秦人眼中，这不啻是悄无声息沧桑巨变！谁能想到，商鞅撒播的这片种子，竟能如此快速地成长为支撑秦国天空的茫茫林海？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嬴驷萌生了来尚商坊一睹风采的念头。想归想，却终是忙得没有成行。

今日樗里疾神秘兮兮地将他领出宫来，一身布衣，一辆辎车，从一条僻背小巷便曲曲折折地驶进了这汪洋恣肆的灯火大海。嬴驷实实在在地惊讶了——衣饰华贵的人流、豪华讲究的店面、鳞鳞穿梭的高车、鞍辔名贵的骏马、明目皓齿的丽人、色色各异的望旗、天南海北的口音、浓郁醇馥的酒香……直使人目不暇接。嬴驷第一次在如此广博的人间财富面前目眩神摇，第一

次在农耕之外看到了另一番博大的工商天地！骤然之间，嬴骊竟是忘记了布衣出行的目的，只顾痴痴地打量着眼前流动着的每一件新鲜物事。

“公子，前面就到了。”辎车驶入了通明幽静的一条大街，驾车的樗里疾才第一次开口。

“闹市之中，这条街如此幽静？”嬴骊看见几家门厅黄澄澄的大铜柱下都站着几个须发如霜的老人，只是比宫中的老内侍多了胡须，华灯大明的门前却是少有行人，竟大是不解。

“这条街全是老字号酒肆客寓，车马场都在店后。为了方便，客人都从车马场偏门出入。这大门，便只有贵客光临用一下了。”樗里疾笑着低声解释。

“哪？从何处走？”

“今日布衣，偏门妥当。”

樗里疾祖籍本陇西戎狄，驯马驾车倒还真有一手。只见他将两马辎车轻盈地拐进店旁的一条说是小巷其实却也很宽阔的车道，竟是从车马穿梭如流中，轻松自如地拐进了灯火通明的车马场。嬴骊抬眼望去，只见足足有三四亩地大的敞开席棚下，竟满当当全是各种华贵车辆，嬴骊的青铜辎车竟一点儿也不显得出众。一个精干利索的年轻仆人抢步上来，满脸笑意地将樗里疾的辎车引领到恰当车位，热情地说了声：“先生出来时派个小姐姐招呼一声，我便将车停在街口等候了。”便大步流星地忙着引领别的车辆去了。

嬴骊看得大为感慨：“看来山东多有能人呢，商道之上，山东便比秦人高明。”樗里疾笑道：“商道如兵道，全赖运筹调度。中原风采文华，生计谋划可是大有人才呢。”嬴骊却皱了皱眉头低声道：“只是如此奢靡，坏了老秦人本色也是不得了呢。”樗里疾呵呵笑了：“我老秦有商君法制，奢靡便掩不得本色，公子放心便是了。”嬴骊道：“今日便罢了，回头还得再来尚商坊多看看，这里学问大了。”樗里疾低声笑道：“公子但有此心，便是秦人之福。

秦国之生计财货，原是不如中原呢。”

两人正在车马场门口说得投入，一个英挺俊秀的白衣公子匆匆走了过来：“哎呀呀，好兴致，看稀奇来了么？”赢驷恍然抬头：“是小妹啊，，好洒脱呢。”樗里疾笑容顿消连忙道：“如何出来了？先生不在么？”白衣公子颇有急色：“他说左右无事，便到酒厅去了。”又压低声音道，“我先走，须得见机行事，千万莫鲁莽。”说完便大袖飘飘地去了。赢驷笑道：“华妹还真出息了。”樗里疾拉了一下赢驷衣袖：“走吧，跟着。”便遥遥地看着那个潇洒的白衣身影，跟着进了店中。

张仪到咸阳已经三日了。

从安邑涑水河谷一出来，他就很少说话，直至进了函谷关进了咸阳，他仍然是沉默寡言。绛云随张仪多有游历，素知张仪豪爽洒脱的个性，如今见他一路沉思，竟大是担心，但看见稍有新鲜的事物便有意无意地大呼小叫，存心要让张仪高兴。张仪不耐，破天荒地申斥了绛云两次，绛云便再也不乱叫了。遥遥看见咸阳东门箭楼时，张仪竟下车步行登上了北坂，站在最高处怔怔地凝望咸阳，直到落日沉沉地隐没在西山之后。绛云遥遥跟在后面，见张仪愣怔，便上前低声道：“张兄不喜欢这地方，就回家吧，涑水河谷做个田舍翁也好呢。”“你说甚来？”张仪回身恍然笑道，“田舍翁车载斗量，可张仪天下只有一个。”说罢便大步下山了。一路上，倒是那个白衣商人应华对张仪的沉默似乎丝毫不以为奇，张仪沉思他便打瞌睡，张仪偶然有问，他便立即笑语作答，说完便又是无穷尽的瞌睡，只害得绛云又担心又憋闷。

可到了咸阳住过一个晚上，张仪又立即变成了海阔天空明明白白的张仪，问东问西，对什么都要刨根究底。应华忙着去安顿生意，张仪便带着绛云在咸阳整整转悠了两日一夜，除了没进咸阳市，竟是跑遍了大街小巷。

绛云跑得脚软，便噘着嘴儿嘟哝：“在临淄郢都，转了一天就说够了，进了咸阳不要命了也。”张仪非但没有生气，竟是哈哈大

笑：“绯云啊，你没觉得咸阳是个大世面么？”“咄，大世面？”绯云顽皮地笑了，“谁说的？秦国荒蛮穷困，变也变不到哪儿去。”张仪拍了一下绯云的头笑道：“小鬼头，等这儿揭我短呢。走，再到尚商坊看看去，跑不动我背着了。”说着便来拉绯云的手。绯云打掉张仪的手，红着脸笑道：“咄，不凶人家就行了，谁背谁呀？”

在那片作坊聚集的尚商坊区，他们整整转悠了大半日，打问了每一件货品的用材、底本与价钱，连菜刀锅铲都没有放过，兵器农具看得问得就更细了。尚商坊小吏直以为他们是山东商人，非但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他们看了兵器坊、农具坊与打车坊。午后回到渭风古寓，沐浴之后已是将近晚饭时刻，张仪显然很高兴，对绯云笑道：“走，到酒厅去。这是老魏国洞香春的老店，有好酒呢。”绯云却眨着眼低声道：“咄，我问了，这店贵得要命。手里没钱，如何还应华这个人情？人家是商人，图你个甚来？”张仪哈哈大笑：“走，只管饮酒便是，我的人情可是大得很呢。”

正在说话，白衣应华便满面春风地匆匆来了：“大哥啊，还没用饭吧。若是不累，我请酒了。”张仪对绯云笑道：“如何？我正要品尝一番秦酒呢，还是小弟可人，走！”应华见绯云有些犹豫，笑着一躬：“小妹，在下有请了。”绯云噗地一笑，也只有跟着走了。

进得酒厅，侍女领着三人到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屏风隔间。应华笑道：“大哥点酒，我点菜。”张仪笑道：“洞香春赵酒最有名声，今日我等却只饮秦酒，两坛了。”“好！”应华笑道，“逢泽鹿三鼎，炖肥羊半只，秦苦菜三份。秦菜配秦酒如何？”张仪慨然笑道：“好啊！初次入秦，真没想到秦国酒肆有如此气派！就秦菜秦酒。”应华笑笑：“秦国也就这尚商坊有些模样，其他街市也平常得紧呢。”“咄，才不是呢。”绯云笑道，“张兄带我在咸阳转悠了两日一夜，好去处多了。连张兄都说咸阳是大世面，秦国的真正气象不在尚商坊，而在国人区呢。”“是么？”应华明亮的眸子向张

仪一闪，“倒是我这个商人见识短浅了。”张仪笑了笑：“久居咸阳，司空见惯，自然又是不同。”应华笑道：“大哥说笑了，我虽常来咸阳，也就在尚商坊走动，对咸阳么，还没有你熟呢。”

说话之间，便有几名侍女鱼贯飘了进来，每人捧着一盘，瞬间便将酒菜在各人案头摆置整齐，又鱼贯飘出，只留下一名绿衣侍女侍酒。应华摆摆手道：“小姐姐去吧，我等自己来便了。”绿衣侍女笑着答应一声就轻盈地飘了出去。应华便举起了大铜爵：“大哥初到咸阳，小弟权且做个地主，为大哥接风。来，大哥小妹，干此一爵！”张仪揶揄笑道：“地主就地主，权且个甚？好，干了！”说着便一饮而尽，置爵品咂一番惊讶道：“噫！这秦酒当真给劲儿呢，绵长凛冽，好！不输赵酒！”应华笑了：“大哥可知秦酒来历？”张仪摇摇头：“惭愧，我对秦国可是生得紧呢。”“那是没上心。”应华道，“这秦酒也叫凤酒。周人尚是诸侯时，凤鸣岐山，周人以为大吉，酿的酒就叫凤酒了。秦人继承周人地盘，大体沿袭周人习俗，也叫凤酒，只是山东商贾叫做秦酒罢了。说起来已经千余年了，以大哥看，可算得天下第一老酒？”张仪拍案：“大是算得！来，再干！”

“且慢。”应华笑道，“这秦酒配苦菜，最是有名。大哥试试了。”张仪便夹了一筷野菜入口：“噫！苦得够味儿。”说着便是汨汨一爵，回味片刻，恍然笑道，“这番搭配却是匪夷所思，酒中奇才也！”绯云也吃了一口苦菜，皱着眉头道：“咄！又苦又辣，谁个受得？”张仪饶有兴致道：“你等不善饮，不知酒中奥秘。这秦酒稍薄，而苦味儿正增其厚，单饮秦酒，不输赵酒，若配苦菜同饮，则胜过赵酒了。若非酒中奇才，断难发现如此绝配！”应华听得眸子闪亮，粲然笑道：“大哥不输于这个奇才呢！当年商君入秦，这渭风古寓的店东就用苦菜秦酒接风。商君大是赞赏，从此便将苦菜秦酒做了自己的家常美味。秦人感念商君，这苦菜秦酒之配，也就风靡了秦国城乡。久而久之，连山东商贾也以苦菜秦酒为荣耀了。只是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口味上的奥秘呢。”

席话毕，张仪却是默然良久，慨然叹息：“大哉商君，清苦如斯！张仪敬你一爵了。”说着便站起身来，将满满一爵秦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又斟一爵，自己汨汨饮干。应华一双眸子亮晶晶地盯着张仪，也肃然站起，猛然大饮了一爵。

大约饮得半个时辰，那个侍女飘了进来对应华作礼道：“公子，你的家老有事请你示下。”应华笑道：“大哥，我片刻便来，准是虎骨有买主了。”说着便出了隔间。张仪笑道：“绯云，来，吃了这鼎逢泽鹿，大补呢。”绯云顽皮笑道：“咄！一口便是一百老刀币呢。”张仪哈哈大笑：“那就吃一肚子刀币了！”

正在谈笑饮酒，应华笑吟吟走了回来：“原是两句话的事儿，妥了。”说着便入座与张仪对饮起来。两爵方罢，却见那名绿衣侍女又飘了进来恭谨作礼柔声细语：“启禀公子先生，临间两位客官欲与你等共饮，差小女子通禀，允准可否？请示下。”应华惊讶连声：“有人要与我等共饮？哎呀，此等事体向来是名士做派，我这小商贾可是没经过，还得请大哥做主呢。”张仪拍案笑道：“秦国也有了此等文华气象？大好！请与我等并席便了。”绿衣女子一点头，便笑着搥动大屏风上的一个圆木柄，厚重的实木屏风便像两扇小城门一样无声地滑开，赫然便显出了两个布衣士人：相同的黑色大袍，相同的两张黑脸，除了高矮胖瘦略有不同，简直就是两根黑柱子！

张仪一瞄，便知这两人绝非山东士子，而可能是秦国本土名士，或戎狄胡人中的豪杰领袖之士。张仪虽然狂傲不羁，却素来敬重风尘英雄，起身拱手笑道：“在下安邑张仪，多蒙两位垂青，同席共饮海阔天空便了。”便见矮黑胖子还礼笑道：“嘿嘿，果是张仪，好气度！我俩在邻间听得多时，敬佩先生见识，便要学中原名士，来个同席畅谈了。”张仪笑道：“四海皆兄弟嘛，好说！两位请入座。”期间绿衣侍女已经唤来几名同伴，利落地将两位黑衣人的座案并了过来，又关闭屏风，便成了一个宽敞的五大人间。

应华笑道：“哎呀呀，都是英雄名士呢，左右我只是听，便由我来侍酒吧。你们都下去，我不叫莫得进来。”侍女们又鱼贯飘了出去。绯云笑道：“应哥哥只管坐了，这种事儿你不如我呢。”黑矮胖子笑道：“且慢，张兄饮的可是秦酒？”张仪点头：“秦酒苦菜，天下难觅呢。”黑矮胖子像所有胡人那样耸着肩哈哈大笑：“不不不，张兄可愿品尝一番我等胡酒？”张仪慨然笑道：“好啊，一日两酒，都是罕见之物，在下何其口福也！”黑矮胖子耸耸肩道：“这位小哥，这是三坛胡酒，相烦小哥随饮随打了。”绯云笑道：“咍！不消说得。”说着便跪行碎步为每座打酒，利落轻柔竟是不输于店中侍女。

一直微笑沉默的黑瘦子举爵道：“我等兄弟，敬佩中原有先生这等学问见识之士，先敬英雄一爵！”张仪笑道：“只言片语，谈何学问英雄？天意相逢，共饮便了。”抱爵一拱便汨汨饮尽。“痛快！”黑矮胖子耸耸肩颇为神秘地一笑，“张兄，我这胡酒，比秦酒如何啊？”张仪看了一眼爵中残酒：“此酒白亮而略带黏稠，酸甜出头，苦辣涩诸味退后，爽则爽矣，却失之太淡，远不如秦酒厚重凛冽，有一爵贯顶之力！以在下口味，还是秦酒为上。”置爵于案，似乎不想再饮这胡酒了。黑矮胖子摇头笑道：“不不不，我这胡酒乃青稞酒，中原人叫‘裸大麦’的酿成，酒成掺以马奶，后劲儿大了！我草原骑士痛饮，可是提神长劲，像一头大熊呢！”张仪大笑：“有此妙处，自当痛饮。来，再干了！”

觥筹交错，饮得一阵，几人脸上竟都泛起了红光。张仪觉得通身燥热，额头细汗不止，竟脱去了长大布袍，只穿贴身短衣。黑矮胖子连呼痛快，也立即脱掉了布袍，显出一件皮短褂，赤裸着古铜色的双肩，倒确实一个胡人武士！只有那个黑瘦子沉静如常，只是微笑着慢饮慢品。张仪猜度他必是胡人邦国的王子或首领，心觉奇异，不觉笑问：“两位来到咸阳，莫非要做兵器买卖？”

“不不不。”黑矮胖子耸耸肩，“我们的家很远很远，在阴山草